

前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

张子静

1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的第一篇文章是《童言无忌》，发表于1944年5月的《天地》月刊。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 钱、穿、吃、上大人、弟弟。

——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 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 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乘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 比他身体好 我能吃的他不能吃 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

多连环图画来看……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2

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是我。

我今年七十四岁，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

我姊姊发表《童言无忌》那篇文章时，二十四岁，是上海最红的专业作家；我二十三岁，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那时看到我姊姊在“弟弟”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时，我也没有悲哀。

我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姊姊，当然更没有她的聪慧和灵敏。到了二十多岁，许多事也还是鲁钝的；没有大的快乐，也没有深的悲哀，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地生活着。在那上海“孤岛时期”的末期，我中断学业，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我那时心情的茫然和苦闷，是难以言说的。所以，对于姊姊在文章里的取笑，除了麻木以对，又能如何？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颓废的家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而我姊姊，1938年逃出我父亲的家后就昂首阔步，有了她的自我世界，也终于有了她的名望——只有她，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3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姊姊离开人世的

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我找出《流言》，一翻就是那篇《童言无忌》。重读“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汨汨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两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父亲早在1953年过世，和姊姊比较亲的母亲1957年逝于英国，姑姑也于1991年走了，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也于1986年离世。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个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4

1988年中，一位熟知我们家世的老人拿着一页报纸来找我。他神色慌张地说：“你姊姊可能出事了！”

他摊开那张报纸，只见他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我一时吓坏了。1983年，我和音讯中断三十年的姊姊第一次通信。后来她常搬家，去信都被退回，再度音讯断绝。看了报纸那行字，我不免将信将疑起来。我祖父张佩纶享寿五十六岁，父亲张廷重得年五十七岁，母亲黄逸梵六十一岁谢世；1988年我姊姊也有六十八岁了。但我想，她是著名的作家，如果故去，新闻应该会报道的啊！

我于是打电话或走访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还是不放心，又写信给住在美国的亲戚打听

的结果也都是没听说“这消息”。我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说明我的疑虑，并把一封我写给姊姊的信请上海市侨办代为处理。

那封信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终于辗转问到我姊姊的新地址。1989年1月又跟她通上信（注）悬在我心中半年多的疑虑才得以化解。

从这件事，我获得三个结论：其一是，那位报纸编辑可能国文水平太差，错以为“已故”就是“以前”才会闹出这个笑话；其二是，那位编辑也可能道听途说，未经查证，贸然地让我姊姊“已故”；其三是，我姊姊长期幽居，亲友们很难获知她的近况，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我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年开始，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一下。

另外我也想到，我们姊弟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年纪。相差仅一岁，究竟是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去日无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5

1989年终于和姊姊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姊姊写点东西。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断，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就和前述那则“已故”一样，以讹传讹，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姊姊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姊姊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

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姊姊走了 我也风烛残年 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厉写出来 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谜。

但人的记忆并非唯一的真实：而且也只能是主观的真实。过去数十年的生活波荡，我没有日记，也失散了很多珍贵照片和资料。撰写这本书，除了依凭记忆与亲友的佐证，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如果内容有所偏差，尚祈爱护姊姊和我的各方人士，能够惠予指正 以求善美。姊弟一场 责无旁贷 诚恳道来 但求无愧耳。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资料查证方面，得到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贻、表妹黄家瑞（台湾著名的电视明星张小燕的妈妈 筹亲友的协助 谨此一并致谢。

并祈姊姊在天之灵笑纳。

注 1989年姊姊给我的信内容如下：

小弟：

你的信都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 不严重也麻烦 成天忙着照料自己 占掉的时间太多 剩下的时间不够用 很着急 实在没办法 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Dick 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

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 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
安好

煥

一月廿日，一九八九

你最近这封信上住址草写“苏”(?)字不大认识 以前的信搬家全丢失了 无法去查信 希信寄得到。

又及

第一章 家世

—— 张家、李家、黄家、孙家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浑沌。

——张爱玲《烬余录》(1944年2月)

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经璈，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杰作”。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要详析我姊姊的家世，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姊姊有所影响。或许因黄、孙两家较不为人知，评介我姊姊的文章几乎

从未提到他们。我们要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不能有所偏差，留下缺憾。所以开头的这一章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

张佩纶才大心细 词锋可畏 可惜性格躁进些。

我的祖父张佩纶 (1847—1903) 字幼樵 原籍河北丰润。他才思敏捷 自视甚高 有笔如刀 恃才傲物 因而在官场得罪了不少人 弄得中年罢官 抑郁以终。

祖父早年生活贫困，苦读出身。我的曾祖父印塘 (1797—1854) 字雨樵 曾任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于 1853 年返回安徽办团练，与印塘曾共患难。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

1854 年 印塘因积劳成疾 逝于任上 终年五十七岁。那一年 “佩纶方七岁 转徙兵间十余年 操行坚卓 肆力为经世之学。” 1870 年 (二十三岁) 中举 次年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1875 年升侍讲 任“日讲起居注官” 直谏朝政 声誉日隆。后来并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内则不避权要 外则论议锋厉 满朝侧目。

我祖父当时看到清末腐败，一心为国；个人则为官清廉，生活穷困 常吃稀饭。据曾朴在《孽海花》中所述 他在太和殿大考，一挥而就 首先交卷。不日放榜 名列榜首。当时京中对他的批评是“词锋可畏 是后起的文雄”，才大心细 有胆有勇 可以担当大事 可惜躁进些。他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 洪钧登门道贺，家中却没米煮一锅干饭待客，只得叫仆人拿棉袍去典当，买些菜、饭回来。

“在华所见大臣 忠清无气息者惟佩纶一人。”

洪钧未上门之前，本就有米店来讨债，狼狈不堪。他受此刺激 想到“那些京里的尚侍 外省的督抚 有多大能耐呢 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买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怀着一股愤气，写了一封奏折。次日消息见报 轰动满京城。

——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彩，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 今日参督抚 明日参藩臬 这回刻六部 那回刻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

那时慈禧垂帘听政不久，为了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广开言路 博采众议 笼络人心。我祖父的犀利文笔 得到当时军机大臣 首辅恭亲王奕訢 和另一位军机李鸿藻 李石曾之父 的赏识 逐步升至侍讲署佐副都御史。

《清朝野史大观》里说，当时京中和祖父一样勇于直谏的还有张之洞、陈宝琛、潘祖荫、宝廷、黄体芳、刘恩溥、邓承修等人；号曰清流……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人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竦……丰润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他们并在明儒杨福山的故宅“松筠庵”设了一个“谏草堂”有什么论列就集合

在那里讨论。

我祖父当时参奏的案子，最轰动的是户部尚书王文韶核准云南报销受贿六百万两和另一位京官大员万青藜昏聩颞，滥竽朝政。结果王文韶被罢官回原籍，万青藜也被免职。

另外他也上了很多有关军事、国防的奏折。美国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但祖父与“清流党人”的勇于直言，到底得罪了很多人。埋下他日后被罢官的祸根。

赴马尾上任“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1884年中、法军队在越南起冲突，我祖父与清流党人竭力主战。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轻启战端，委曲求全仍然交涉失败。法国不仅侵占了越南，而且窥伺台湾，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以为威胁。山西、北宁陆续失守之后，国威大损，慈禧震怒，就撤了奕訢的军机首辅之职，改以她的妹婿醇亲王奕譞任军机首辅。其中的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就向奕譞出谋划策，把清流党的几位主将都派到外省任官，以免他们的直言在京干扰朝政。张之洞被派为广东总督，陈宝琛也以南洋大臣会办海防事宜派到广东。我祖父则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名义被派到福建马尾督军。

又有一说是李鸿章很赏识这位故旧之子的文采，见他时常发表有关军事、国防的高见，以为他能文又能武，想藉此机会厚植他的实力，以为来日北洋大臣的继任人选。祖父出京前去向慈禧叩别，聆听圣训，慈禧也对他的才干训勉有加，寄予厚望。所以“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以词臣而任军机”不战而败 颜面尽失。

那时我祖父正当英年(三十七岁)踌躇满志,“以词臣而任军机”也颇想有一番作为。

但他并无军事、国防的实务经验。放言高论和实际执行到底有一段距离。他带着慈禧的圣训和李鸿章的厚勉南下,志得意满,眼高于顶,没把那些地方官放在眼里。对于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的实务建言不予理睬,仅靠北京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他布置战守的依据。终致中法之战马尾一役,不战而败 张佩纶“所部五营溃 其三营歼焉”;海上失了基隆 陆地陷了谅山”颜面尽失。

《孽海花》里对此有如下之描述:

仓樵左思右想 笔管儿虽尖 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 崇论宏议虽多 总挡不住坚船大炮的猛 只得冒了雨 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后调查清楚了 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大怒 不久就把他革职充发了。

三钱鸦片 死有余辜 半个猪蹄 别来无恙。

关于马尾败战的羞辱,直到1995年9月27日 还有唐振常先生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张佩纶徒事空谈》的文章。文中有

未战之先,佩纶尝作大言,谓败当以三钱鸦片殉难。及败 携猪蹄途中大嚼。于是时人为联曰:“三钱鸦片 死有余

辜。半个猪蹄 别来无恙。”

这段话是否属实，只有留待史家考证。作为张家的后代，看到时人撰文仍如此嘲讽祖父，我的感觉自是很难堪的。

回到天津未及半月就订妥姻缘。

1884年我祖父被发配到边塞张家口，继室边粹玉及元配朱芷蕙（卒于1879年）所生之子志沧、志澂、仲炤并未随行。他在塞上读书著述自遣。当时所读多为汉晋隋唐诸子百家，并成管子学二十四卷。1886年边粹玉在京病逝，1888年成满李鸿章于二月十七日“分俸千金以资归葬”。我祖父乃于4月14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4月27日李鸿章致函台湾巡抚刘铭传提到我祖父与其女的婚事：“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愜素怀。”由是观之我祖父返津未及半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订妥姻缘。那年我祖父四十一岁，祖母二十二岁。

《孽海花》里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有才有貌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相差十九岁的“囚犯”做继室，曾经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哭闹着不愿认这门亲。但李菊耦说“爹爹已经许配‘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他的夫人也只好罢了。”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曾朴在《孽海花》里，形容我的第三祖母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似（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并引了两首我祖母做的诗来印证她的才华；说我祖父就是

见了这两首诗 对她倾倒不已。

第一首：

基隆南望泪潜潜，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纒；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不过我父亲说那两首诗是别人杜撰，不是我祖母写的。我姊姊在《对照记》里也说：“奶奶就只有一首绝句是她自己作的 四十明朝过 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 烜赫旧家声。”

干预公事屡招物议，驱令回籍迁居南京。

我祖父留有《润于日记》四册。起自 1878 年他任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 终于 1895 年 3 月辞津 迁居南京。但 1880—1885 年不知为何没有留下日记。

他所以迁居南京，是因 1894 年 8 月被翰林院御史端良上奏：“将革员驱令回籍 以免贻误军机”说他“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份；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

我祖父于这年 8 月 12 日的日记中记此事谓：“合肥甚愠 余谓人言亦恤 君命当遵 拟节后迁居 以息浮议。”

“节后”系指“中秋”。

8月17日他们即迁出都署，入居水草堂。次年3月迁居南京。此后我祖父没有留下日记。是心情郁卒没有写，抑或我伯父为他出版文集时曾作筛选，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祖父被谕令回籍，“干预公事，屡招物议”据说并非主因。1894年中、日在朝鲜交兵，7月正式宣战。李鸿章过继的长子李经方主和，我祖父则主战，李鸿章左右为难。据说李经方买通了御史上奏，谕令他远离津门，迁回原籍。李鸿章为了爱女，就设法让他们搬到南京，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陪嫁。他们在南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宅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我祖母在那里生下了我父亲和我姑姑。民国之后，那所房子一度做过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到了30年代已成一片废墟了。

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

《孽海花》提到我祖父和李鸿章的女儿结婚后，“诗酒唱随，百般恩爱，伧樵倒着实在享艳福哩！”

从我祖父与我三祖母婚后的日记来看，他确实享受了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

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一八八九年二月初三日）

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霰枯坐时不禁恍然。（一八八九年六月初八日）

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一八九〇年元月十六日）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碁，读画，聊以遣兴。（一八九〇年二月初五日）

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

1889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我祖父返回河北老家祭扫祖坟时，曾在丰润县之北郭胥庄山王砦购地七十八亩，拟为百年之用。但他在南京死前对我伯父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 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

可见我祖父虽持才傲物，但晚年迁居南京后有所自省。他不归葬祖塋的遗言，是悲壮而苍凉的。一个忠臣落得如此下场，也难怪他晚年在蒔花吟诗之外还酗酒解愁。1901年李鸿章要和八国联军签《辛丑条约》曾以四品京堂补用 奏荐他北上协助交涉谈判 但他称病不出。五十六岁就以肝疾辞世。

人才需留心培养，不可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得两败俱伤。

祖父七岁丧父。三十二岁那年 四月丧母 五月丧元配。三十九岁继室也去世。四十八岁丧长子。四十九岁才与我三祖母生我父亲志沉(廷重)五十四岁生我姑姑茂渊。五十六岁去世时 我父亲七岁，姑姑两岁。从这些数字看来，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命运乖戾，多灾多难。所幸他留下了《管子学》二十四卷、《润于集——奏议》八卷、《润于草堂文集》三卷、《润于日记》十四卷诗四卷，为他的才学功业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孽海花》里对我祖父马尾罢官发配边塞，后来曾有如下感

慨：

在仑樵本身想 前几年何等风光 如今何等颓丧 安安稳稳的翰林不要当，偏要建什么业，立什么功，落得一场话柄 在国家方面想 人才该留心培养 不可任意摧残 明明白白是个拾遗补阙的直臣，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得两败俱伤。

曾朴又说，我祖父罢官后，朝无直臣：

里头呢 亲近弄臣 移天换日 外头呢 少年王公 颠波作浪，不晓得再闹成什么世界哩！

可惜庄仑樵一班清流党人 如今挨斥的挨斥 老死的老死了。若他们在此 断不会无忌惮到这步田地！

综观祖父一生的功过，似乎毁多于誉。但曾朴的这几句话倒不失客观，为我祖父作了持平之言。而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 性格孤傲 择善固执 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只可惜我父亲并未善用他得自我祖父的慧根，只用得自我祖母的遗产，奢糜颓废地过了一辈子。这是名人之后最大的悲哀。

三个侄子活跃官场，只有两个平顺以终。

我祖父有三个侄子活跃官场。张人骏（1846—1927）做过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河南巡抚、两广总督及最后一个两江总督。1911年12月1日革命党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他坐在篮子里 缒下城墙，渡江逃走，和我祖父一样留下一页不光彩的记录。我姊姊在《对照记》十至十二页里曾略述他晚年在天津的凄

凉生活。

另一个侄子张志潭 (1883—1946) 号远伯。中举后曾任陆军部候补郎中。也曾在东三省任总督徐东海的秘书。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在北洋政府还做过内务部次长、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国务院秘书长、参战事务处机要处长、陆军部部长、内务部总长、内国公债局总理兼财政整理委员会副会长。1921年及1926年两度出任交通部总长。他最后的官衔是行政院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兼铁路学院名誉校董。他的弟弟张志澂，号次迈，北洋政府时代做过河北省政府秘书。他们不像我祖父那么有才气，但官运较为平顺。1920年，张志潭住在天津英租界新加坡路三十二号；张志澂住在英租界三十八号路四十五号；1922年姊姊与我随父母及姑姑迁居天津时，住在三十一号路六十一号，三家离得很近。后来我父亲生活糜烂，就是他们出面干预，我们又搬回上海。

李鸿章一世功名，《十可恨》嘲讽他外交失败“大臣卖国”。

我祖父的第三次婚配，如果娶的不是李鸿章的女儿，也许我们的家世就全然改观。当年李鸿章夫人不赞成其女许配给我祖父，但我祖父娶了李鸿章的女儿后亦曾遭清流党人讪笑，因为李当时虽高居要位，但官声不佳，饱受朝野攻讦。

李鸿章 (1833—1901) 字少荃，原籍安徽合肥。他和我祖父一样，少有文采，讲求经世之学。但和我祖父不一样的是，他拜曾国藩为师，随湘军转战各地，于军事有实务经验，也曾屡建奇功。他天资不凡，受知于曾国藩后亦不断自我奋厉，终而成就一世功名。后来他受恭亲王和慈禧太后倾心相托，迫于时势，一再与侵华各国签约乞和，备受国人唾骂，指为丧权辱国。《清朝野史大观》载有《十可恨》一则，对清末朝政和李鸿章嘲讽交加。